



买办的女儿

赵柏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买办的女儿/赵柏田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21-5753-2

I. ①买…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9081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曹元勇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胡 俊

辑封手书: 赵柏田

买办的女儿

赵柏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18,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53-2/I · 4585 定价: 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13817973165

目 录

序 章 花厅往事 / 1

第一章 上海是一只蝴蝶 / 35

坍塌的偶像 / 39

大赢家 / 43

“海狼” / 55

来自塞勒姆的坏小子 / 63

第二章 泥泞中的大军 / 73

当兵打仗挣银子 / 77

恋爱中的雇佣兵 / 87

一战上海 / 92

汽轮船上的大副 / 103

北方消息 / 108

西征 / 116

第三章 浮华尘世 漂泊心灵 / 127

逃跑的囚徒 / 133

拯救玛丽 / 144

夜行 / 153

安息日早晨的礼拜 / 161

名士 / 170

锦绣营女兵 / 179

第四章 东进 / 195

经略浙江 / 198

二战上海 / 209

罗神父 / 219

僵持之局 / 234

第五章 屠场 / 239

克星 / 243

三战上海 / 249

捕鲸人的儿子法尔思德 / 256

苦夏 / 265

变味的革命 / 272

第六章 危巢 / 285

阿巴克 / 289

塔楼上的狙击手 / 304

被攻占的炮台 / 316

火龙船 / 326

失苏州 / 334

战争尽头 / 339

鲜血梅花 / 347

上帝终于把他等待的那个人送来了 / 353

第七章 天国来信 / 361

尾 声 历史流沙中的其他几个人 / 365

跋：二十一个词 / 369

序 章
花 厅 往 事

我知道杨坊这个人，并进而对美国人华尔（Huaer,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在中国的一段短暂历史感兴趣，是因为一个叫管筱梅的女人。和管筱梅交往的一段时间，我们成了月湖边上一家新开张的叫“盛氏花厅”的茶餐厅的常客，常常是中午吃好饭过去，带一本闲书，点一壶茶，在里面消磨大半个时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管筱梅的老公是个很大的医疗企业在本城的代理商，经常到处飞，作为对她寂寞的补偿，她的手中握有各种消费年卡，盛氏花厅只是其中之一。

管筱梅告诉过我，这幢老房子是晚清时一个姓盛的学政大人辞官后回老家买的，现在是市里的一处文保单位，有她老公参股的“盛氏花厅”实际上是一家私人会所。

这幢老房子所在的郁家巷，南宋时设有司户厅（宋时掌户籍、赋税、仓库的政府机构），所以这条巷子也叫司巷。以前，本城这样的旧巷很多，巷名也好听，什么布政巷拗花巷柳庄啦，樟树、梧桐树叶几乎把天光遮没了，阳光透过枝叶落在青石路面上投下一个个光斑，风一吹就晃动不止，让你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水底。巷头巷尾，临街的房子是卖南北果品四时蜜饯的店铺，上百年历史，排门都成酱色的了。巷子中段是民居，风水最好的位置，都是从前有钱人家的台门，门楣啦，照壁啦，中堂啦，石库门小洋房啦，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就是在上海地面做生意发达了。这些寻常巷陌里散落着这个城市里生民的记忆，一抬脚那些记忆就会骨碌碌地满街乱滚，但在本世纪初抽风一般发作的旧城改建中，

这些巷子大多消失了。司巷被拆除后,原先废墟上新出现的是一个叫“月湖盛园”的大型饮食商贸区,“汉唐园林”、“豪食汇”、“美宴摩登”、“爱茜茜里甜品”、“雍盛阁”、“贴阁壁”、“樱料理”,人气都旺得爆棚。食客们当然不会知道,就在他们觥筹交错的厅堂里美轮美奂的大理石地面下,一些老宅子连同几百上千年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我和管筱梅三个月的交往史都封存在花厅二楼一个幽静的房间里。那些房间都以植物和花卉命名,枫林厅,曲柳厅,樱花厅,玫瑰厅。和隔墙的“茶禅一味”茶楼的嘈杂比起来,花厅要冷清得多,一楼过厅,时不时还坐着些附近公司的白领、捧着 IPAD 打发时间的大学生,二楼的包厢没有白金卡就上不去了。我第一次踩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楼有种走进哥特式故事里去的好奇与紧张。那是一个初秋的中午,楼道没有开灯,只有楼梯转角处的木窗投进来的一缕天光,照着走在我前面管筱梅的小腿肚。那天管筱梅的上身是一件米黄色长袖衬衣,许多褶皱的,深秋的淑女装,下面是一条黑色呢短裙和黑色丝袜。就是那一截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不断起落的黑腿肚让我喉咙发干。

与管筱梅认识是在前年春天,一个饭局上。张罗饭局的是我一个中学同学,广告公司老总,人脉颇广,到场的有市政府几个处长,还有几家银行的高管。管筱梅则是他夫人带来的一个闺蜜。和本城的所有饭局一样,那天的饭局也是主宾间忙不迭地敬酒,偌大的包厢里全是穿梭的人影。坐在我邻席的管筱梅却没有另外几位女士人来疯,一落座几乎没有离开过位置。她的脸上有一种与现场的热闹格格不入的落寞。席间我与她有几句交谈,得知她是本城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我看她穿着一件做工精致的束腰碎花连衣裙,颈项间挂着一块绿琥珀,一款小巧的百达斐丽腕表,手提包的款式和颜色也很潮,就觉得这个妇人虽看上去三十有五,心态却还年轻。后来管筱梅告诉我,那天饭局散场后我主动向她要了手机号,而且那一刻我的眼睛,“发出了像猎人遇到了猎物一样的光”。我扑哧笑了,说我不记得了。她说看你笑得坏坏的,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说,那天坐在你边上我想到的是张爱玲《倾城

之恋》里的一句话，套用那小说里的一句话，管筱梅你就是粉蒸肉，那天你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肉的气息。听我这一说，她提起拳头就扑过来。

那天中午是我第一次来花厅，就在那次饭局一星期后。电话是我约的，地点她定。我们进了楼上朝南的大包间，包间有一个朝南的木格窗，像老房子的老虎窗，窗沿上放着几盆花，推开窗就是屋脊和远处的高楼。那天中午的菜是外面酒店叫的外卖，盐水白虾，炒西兰花，蓝莓拌山药，一盆排骨萝卜，有着家常的清淡可口。餐间开了一瓶红酒，窗口的光线映出了这个叫管筱梅的女人脸上的潮红。我的座位背后墙上是一幅画，德加画的舞女，她看画，我看她，她比画好看。吃过饭，她去过道的书架上取了两本闲书，一本德兰修女的传记，一本讲佛法的。谈话一开始就没有目标，美食，天气，宗教，墙上的画，她的女友，也就是我中学同学的老婆，等等。我忽然抬头看到对面高楼一个窗口站着一个人握着望远镜的家伙，叫她过来看。她鄙夷地撇撇嘴，一个窥视者！变态！我说，要是这家伙往这边看的话他看到的会是怎样一幅画面？正好服务员敲门，送上来餐后水果和甜点。一道花点，管筱梅说，一道花式餐点。

她站到我身边时，头发碰着我的下巴，有一阵很异样的感觉拂过。

有时候，我们也在外面的汉唐或者小红牛烧烤用过中餐再去花厅，再各点一壶花茶或者绿茶，然后就一人一本书斜倚在沙发上。花厅一楼过厅放着几个书架，不定期地更换一些流行读物，林达的几本巴黎行记，棉棉的小说《糖》，还有一个瑞典作家的《龙纹身的女孩》，都是我们带上二楼翻过的。我们就像课外学习小组的两个学员一样相互交流阅读心得，时而也作些争论。有一天不知怎么说到了仓央嘉措，她说喜欢这个西域的喇嘛，白天是最高的王，晚上是最疯狂的情人。最好不见，最好不恋，没有相见，也就没有分离的伤心。我想她说这些话是不是暗示我及早收手，我跟她之间是没有结果的。还有一次她翻着一本林徽因的传记，说她一直活得很不快乐，很不如意，快乐只是面具，“我羡慕林徽因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太不知足？”我说是，女人都喜欢做林徽

因，屋里一个名门公子宠着，外头一个才子惦念着，但此人实际上只是一个被包装过度的庸俗女人。可我内心是真不快乐啊！不关林徽因的！她脸涨得通红，好像因为我出言不逊真的生气了。

常常一下午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不知不觉3点了，5点了，日影西沉到远处高楼的峡谷间了。她说，两个小时被偷走了，又两个小时被偷走了。我说问谁要回来？她说：向你要。有一次她带上来的是本诗集，临下楼时读给我听：“太阳这么纤弱，这么幼嫩，我们都有点害怕；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也有可能抓破它。”我承认这样的句子很让我动心。

有一天离开花厅时天快黑了，她还没有想回家的样子，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就一起绕着月湖走。大半个月亮在湖的上空，亮得有些耀眼，湖上的桥、亭这些建筑，也都笼着温柔的灯影。白天里的景致这会儿看去竟有了些陌生感。她说花厅是她的会客厅，夜晚的月湖是她的后花园。那天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下面是白色牛仔裤，黑色中跟皮鞋，不时有错肩而过的路人盯着她看。我觉得那晚她的脸有如满月，笑的时候就像月亮钻出云层最粲然的一刻。第一回，我吻了她，她的舌像小鱼一样游动，她的味道是甜甜的。当我的手撩开风衣领子探进去时，她说NO，你不可以的，你不能一再探索你未知的领域。鱼儿在水里响亮地跳波，湖上的水汽越来越重了，她说要回去了。沿着七塔寺边的大河路，我们向琴桥的方向走去。沿江的公园没几个人影，我们沿着江边一直走到灵桥那儿。夜晚的灵桥路再度让我感到了陌生。我好像走在陌生的城市，慢慢地，在她的引领下我才恢复了方位感。我辨认出了兴宁桥，琴桥，区政府大楼，濠河公交车站。她告诉我不远处的西恩中学，那是她读过书的母校。她指着边上的一幢楼说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要走远些免得保安看到。转入解放南路快到她楼下了，她告诉我这个门是后门，当地人叫“义桥头”，义桥头的面结面，是很有名的特产哦，老底子的本城人都知道。

那一年为了新书的宣传我经常各个城市跑，有一天中午我从北京

回来，刚落地开机，就看到管筱梅打了我好多个电话。我回电过去，她问我人在哪里吃饭了没有，知道我刚出机场，就说你到花厅来一起吃中饭吧。十二点半我打的到了花厅楼下，服务员领我到了二楼芙蓉厅，门虚掩着，包厢里管筱梅一个人捧着本书在看。她穿的是玫瑰色的运动外套，里面白色短袖，头发扎成马尾辫，挂的饰件不再是琥珀，而是一块黄蜜。这女生般的清纯装束让我眼前一亮，有一瞬我觉得阅读中的女子是最性感的，对我这样的男人也是最具杀伤力的。她替我接过包，把衣服挂在衣架上。附近的酒店送来了菜：白煮虾，葱油海瓜子，蹄膀萝卜，老豆腐，甘蓝菜。我有一种走进民国老故事里去的恍惚。

外面下着细雨。树叶，街道，屋顶上的青瓦，全都在午后幽亮的雨水里。吃好了饭，上了花茶和绿茶，雨一阵紧一阵停，我们起身去窗口看雨。我听到了轻轻的啜泣声。一回头，泪水正顺着她脸庞滑到颈脖。她说不知怎么就伤感了。我没有多废话问她什么，搂过她的肩膀，这一回她没有拒绝。我吻她。她向后仰着头，从胸口升起一声叹息。她喃喃地说，你不要勾引我。

幸亏这时雨停了，我也适时告辞。我们一起出了花厅，顺着雨后郁家巷那些人造的青石板往前走。走到一个石库门前我停下了脚步，吸引我的是石库门右侧一堵残存的照壁上精美的砖雕，看样子不像是仿制品，倒是有些年头的老货了。我问管筱梅这是哪家的宅子，管筱梅摇摇头，说常常路过，倒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往里走，里厢空间愈大，也愈显幽静。青瓦上残留的积水化作檐雨还在滴答着，血红盛开着的鸡冠花经了雨全都倒伏在路旁。进到一个梅雨石门框的仪门前，门楣上饰着砖雕的丹凤朝阳图案，正中央赫然雕有篆文的“杨坊”两字。

“杨坊是谁？”

管筱梅也一脸茫然。穿过一个月洞门，是一条长长的拱形内廊，单步月梁上的木雕牛腿亦十分考究。转过厢房背后一堵墙面剥蚀得很厉害的马头墙，管筱梅的表情突然变得活泛起来，指着山墙那边说，对面

的云石街上有灵应庙，庙的右边冷静街上还有林家的小洋房，那边的白水巷和带河巷还有卖绸缎的庄子呢。听着这些古旧的地名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非常惊讶，她一个大学英语教师既没搞过旧城改造又不是一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对这片已经消失了的老城厢这么熟悉？她兴奋地说，我好像以前来过这里，真的不骗你，我一走进第二道的仪门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是什么时候来的呢？真的记不得了。

过了好多日子，我都快要忘记这个老宅子了，管筱梅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起那天进入那个老宅时的感受。她说了一个词，晕眩。她说当时也不知怎么的，一下就有种穿越到一百多年前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穿着水红色的宽袖斜襟大衫，在老宅厢房的风檐下款款地走，那些陈年的往事就像老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我是不是很失态？那天我有没有胡说些什么啊？”

我告诉她一切都很正常。

她说她查到那个杨坊了，此人已经死去一百五十年了，曾经是上海滩上最大买办，有着四品顶戴，是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这片宅子就是他发达后买下的。她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地方志上是有此人生平事迹的记载。连夜找来几种资料看，记述却简单得让人失望，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地说这位富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还开着一家叫泰记的钱庄，咸丰十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领兵攻打上海，上海商团雇佣美国人华尔组建洋枪队与之抗衡，此公筹办军需提供后勤保障出力最多，是这支雇佣军真正的后台。还有一条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支武装的首领华尔与杨坊本人、与泰记钱庄一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杨坊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华尔。

这么说华尔还是杨坊的洋女婿？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县城读书，历史课上到太平军击毙洋枪队头目华尔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到华尔毙命的慈城去参观。我忽然很想再去那地方看看，只是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那地方是不是还在。我给朋友、多年致力于收集近代外国人拍摄的口岸城市照片的水银一讲，水银说那地方还在，立着一块

碑,很好找,但那块石碑与华尔真实毙命处其实是两个地方,现在所立碑在小北门内抱子山,是1990年前后随意立的,正确的地点是慈城西门城门外四十米处。我与水银兄约好了时间一起去看看。我自己不会开车,想拉管筱梅开车一起过去,我估摸着她会很愿意一起去寻访。

但后来却因为一件一下子难以言明的琐事,管筱梅与我拌嘴赌气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人互不理睬,等到我再想约她去慈城,却因为一个会议去了北京。在北京的一周里,我们偶尔通电话,更多的是夜深人静时在MSN上交谈。其实在MSN上聊天很不利于沟通,由于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听不到语气,一些原本存下的芥蒂会更加被放大,所以每次会话到最后差不多都是不欢而散。一直到临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晚上,我们还在可笑地争吵着什么。那天很晚了,说再见的时候,看到她打了一个“爸爸”,我的心一下子柔软了。当然后来我知道她是想打拜拜的,气急之下打错了。

从北京回来下飞机,管筱梅开车来接我。车顺着新开通的机场高架驶往市区,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酒店吧,我想休息一会儿。她的神情一下子活泛了,言笑晏然的样子。一进酒店,我们就做爱。那张床真小啊。电视里放着《致命伴旅》里威尼斯的场景,幽暗的房间里全是晃动的水光。她飞快地扯去上衣,上身只剩下一件胸罩,那乳房好像受不住约束似的要跳出来。她说爱我。我也说爱她。她一直在索取。她坐在上面会直起腰来,让上身远离我。我总觉得这样的体位她更像在独自享受。明白过来这一点我可以更从容些,也可以更加的肆无忌惮。她说我叫你爸爸你是不是感到特别刺激。我没有否认,于是她在我怀里,一声声地叫,爸爸,爸爸。

我说,哎哎哎。我说,我要与十八岁的你做爱,那时的你多么青涩,如同长满细小绒毛的蜜桃。我要与二十三岁的你做爱,那时你刚刚成为一个女人,而我是第一个让你成为女人的男子。我要与二十七岁的你做爱,那时你留着一个板刷头,如同一个假小子。我要与三十岁的你做爱,那一天你穿着旗袍,转过老墙门的长廊,你站在紫藤花架下,阳光

洒满了你胸前。我要与长发的你短发的你做爱。我要穿过时光与各个年龄段的你做爱，而我是一个时光旅行者总是在你生命的各个关隘出现。我这样说着的时候，她脸上的神情越来越痴迷。爸爸，爸爸。她低低地叫。她感觉到了我异样的激动，叫得更响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啊，她欢快地笑着，最后她抱着我说现在你是我儿子了。

这末世狂欢的一幕就像我们是一对马上要生离死别的恋人。实际上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是没有结果的。这甚至不是爱，只是两个绝望的人相互取暖。正因为无望，我们才这样不要命地燃烧自己也燃烧对方。

过了些时间，管筱梅从本城大学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给我借来了一本杨坊的年谱。这本清刻本《杨憩堂年谱》对杨坊商海宦海中沉浮的一生行迹记述甚详，年谱上说他的生年是嘉庆十六年（1811）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本城前往上海谋生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后来以商人和买办的双重身份捐纳候补同知进入官场，他的洋女婿华尔在中国战死后，这位煊赫一时的上海王失去了权力依凭，再加李鸿章对上海帮势力的打压，很快一蹶不振了。浙江巡抚左宗棠也趁机问他要粮要款，逼他捐资建造海塘，1865年夏天，杨坊在监工浙江海塘工程时猝然去世，只活了五十五岁。但年谱对他那个嫁给美国人华尔的女儿只字不提，这未免让我有些失望。找了几种太平天国史料来看，一提到1862年死在慈城的华尔几乎全都是义愤填膺的语气，骂他是无赖、流氓、浪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个双手沾满了农民军鲜血的刽子手。这未免让我兴味索然。

管筱梅通过外文网站查到了杨坊女儿的名字，Yang-Chang Mei，我不知道原名是应该译成杨常妹、杨长美，还是杨樟梅（我本能地喜欢第三种译法，它包含着三种中国南方的植物）。更让我惊喜的是管筱梅还告诉我，在华尔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Salem）的埃塞克斯学院，还保存着她和丈夫共同生活其间的一些实物资料，包括华尔和他父

母的遗像、华尔使用过的武器、战旗和办公室家具，有一个玉的挂件，上面刻着“切勿相忘”四字，看起来应是属于这个女人的私人物品。这些遗物（据说还有一笔款项），是二十世纪初叶华尔的妹妹捐赠给埃塞克斯学院的一部分，华尔小姐捐赠的目的是在家乡的大学为她这位传奇的兄长建造一个纪念馆。管筱梅用手机把这个玉挂件的正面拍下来发给我，虽然画质不是很清晰，“切勿相忘”这几个字却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笔画朴拙而僵硬，像是用刀匕随手刻上去的。它是这个女人送给丈夫的吗？还是什么人送给这个女人的？为什么她又把它保存得比生命更久长？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物件是她和外国丈夫两年半婚姻的注释，还是别有故事呢？

那段时间我的桌上堆满了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关一百五十年前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各种书籍、文件和地图，草图上大大小小的箭头标示着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和清军、英法联军的防御和进攻体系，我还找来了各种回忆录、日记、奏折、电文，想搞清楚在这场近代中国最大的战火动荡中，美国人华尔和他的雇佣军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这项工作的痴迷管筱梅一点也不逊色于我，当然她更感兴趣的是兵荒马乱中一个嫁给外国军官的中国女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暗角，这个叫 Yang-Chang Mei 女人会不会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一点点清晰起来呢？

但我终究还是没有来得及和管筱梅一起去慈城寻访华尔中弹倒下的那个山包。她一直没有说老公已在办理全家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等到她告诉我，签证都已经下来，她也不日就要动身了。她是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的，那时她坐在花厅。电话里她在抽泣。她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我想她要收线了。但没有，她只是一直轻声地抽泣着。电话那头突然响起啊的一声惊叫。我问怎么了，她说是一个女友，在花厅正好碰见。然后耳边的声音变得嘈杂，她说这会儿是在大街上了。她还在哭。想着她一个人哭泣着穿过大街，街上飞快的车流中，她那么无助，心一下子痛了。

我让她等我，不要急着回去，我要见她。我打车直奔盛园旁边的南

大街，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觉着了她的消瘦。她说你饿了吧，要不要吃点东西？我们就近找了一家三江源面馆。我让她也吃点，她说不想。于是在她的注视下我一口气吃下了两大碗面条。她说我再也见不到你这样狼吞虎咽吃面条的模样了。说着眼泪打转，别过了头去。出了面馆我们走到马路对面月湖中央的一块小岛。天气预报说有这天傍晚有弱冷空气，果然风大了许多，冷风吹过湖面让我不由得缩紧了脖子。管筱梅穿的是一件玫瑰红的羽绒服，头发刚洗过，有一股子好闻的香气，只是她羽绒服的帽檐不时要垂下来遮住她的脸。我给她戴上了羽绒服的帽子。她躲闪着不让我看她的眼睛，但湖边的灯影下我还是看到了她眼角的湿痕。湖上风大了，像是要下雨，她说回去吧，可是她伸进我的外套的手却抱得那么紧。我们亲吻着。雨不知什么时候下大了，肩上、背上，很快湿了一大圈。她那么湿热，可是我的唇那么苦涩。透过湖边的树影望去，夜晚的盛园给灯光装饰得如同梦境一般。那晚还没回到家管筱梅的短信就来了，她发给我的是《诗经》里的一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不知道她说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都还没来得及开始呢）还是我们一起在探寻的那个故事。好吧，该结束的总要结束，让故事开始吧。

管筱梅移民加拿大后我们好久没有联系，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看到 MSN 上她的头像又亮了。她说温哥华这会儿是早上 7 点，她刚起床不久。她发给我新住宅的照片，是一个尖顶的别墅，屋前有着很大很平整的花园，种着玫瑰、番红莲等各种植物，我让她发一张最近的照片她执意不肯，说变老了你会不喜欢的。她说生活的环境里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都是这几年移民出去或者在那边做生意的，住在那儿跟国内也没什么两样，最烦心的是无事可做，开始还约了女友们兴致勃勃地跑巴黎跑香港去购物，现在也提不起多大劲了，有限的几个朋友也只是聚在一起打打麻将，不久前她应聘去当地一家培训学校，教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学中文。

“我现在的的生活没有一个目标，就好像一个吃了长生不老药的人

对时间的流逝没有了感觉，对尘世的苦与乐没有了感觉。”

以前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情人，就像管筱梅曾经指责的我是一只温水里的青蛙，正因为不奢望与她的交往开花结果，我们交往三个月才没有熊熊燃烧。现在她在万里之外，我也终于释然了。我们不在一个时空中。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唯一系连着我们对杨坊家族的共同关注了。我对自己那么快就进入新角色与管筱梅交往感到吃惊。

果然一谈到这个话题，管筱梅的语速明显快了起来，我能想象她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指尖在键盘上兴奋跳动的模样。她说不久前在朋友陪同下去了麻省的塞勒姆城，在埃塞克斯学院图书馆一个散发着刺鼻霉味的资料室里花了三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属于那个叫 Yang-Chang Mei 的女人的几件物品，一个妆盒，一个玉挂件，耳环、珠花等几样饰品，一张女人的正面照片，还有用丝线扎在一起的几封书信。“是个大美女哦！很像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

“你刚才说书信？有几封？是谁写给她的？”我激动起来，一迭声地问。

“七封信，字迹潦草，不知谁写的，好多页都粘连在一起分不开了。”

“你照相了吗？”

“不拍我巴巴地跑去干什么？这些陈年古董，照片啊，书信啊，人家美国人根本不当回事，你拍照他们管也不来管你。我马上就可以打包发给你。”

管筱梅说，离开埃塞克斯学院后，她还去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想寻找更多资料却一无所获。“你肯定想不到，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

管筱梅说的更大惊喜是她在飞回温哥华的候机厅里，遇见了一个叫弗雷克利特·阿本德的美国人。在闲聊中（对管筱梅出色的英语口语能力我一点也不怀疑），得知这个东方女人是在寻访一个半世纪前